

## 红尘有爱

■黎贵

### 对月放歌

你袭一身洁白,从东坡的喟叹中走来,平平仄仄的韵律敲醒我的梦境;  
你踏一路光明,伴嫦娥的羞答答走来,斑斑驳驳的月光穿透我的心事。  
怀一份仰慕,读你。读你的清纯脱俗,读你的多愁善感,读你的仪表大方,读你的高贵华丽;  
揣一种感动,读你,读你的一视同仁,读你的温柔娴淑,读你的始终如一,读你的朴素无暇。  
对你,我欲说还休,难以启齿。唯拾一片你遗落的花瓣,珍藏在我的书夹里,浪漫我一生的童话。

### 穿越梁祝的村庄

有一种音乐是哀怨的,有一种爱情是刻骨铭铭心的。  
并非所有的有情人都成眷属。有时,太阳也会流泪。  
太多的幽思无法说起,太多的倾诉难以表达。  
在想与不想,听与不听之间,我将心事折叠成一一只只纸船,随水出海,沉没海腹。  
夜在风中,娓娓地讲述一个亘古不变的故事。

### 涉过秋水

我该如何倾诉才让你听懂我的表情?  
我该如何启航才能涉过你幽怨的秋水?  
安静如水风姿绰约的女子,我梦中的人,

凝眸你发丝上粉红的蝴蝶逐渐远去,泪雨滂沱。  
翻阅往事,尘封的记忆清晰如故,那叠厚厚的日记本留下你纯真的笑容。  
面对缄默的手机,企盼能跃出你的嗔怪。  
远离。一切都显得苍白,光阴穿越五指,心灵的窗口敞开着。  
痴情在张望,明澈的眸子里何时爬满了相思藤?

涉过秋水,尽管没有抵达你心灵彼岸的希望,但我依旧固执向前。  
涉过秋水,涉过情感的防线,思念走得好好,脚板结满相思果。

### 秋水伊人

临江而立,白裙飘飘,面若桃花,所有的语言都演绎成为一种童话。  
隔江而望,情感的潮水漫过心岸,思念穿越黑色的帷幔,栖落你玫瑰的枕头。  
为你明眸善睐,为你抿嘴一笑,为你善感多愁,我倾尽一生,无怨无悔。  
剪一方蓝天给你作衣,裁一朵白云为你做裙,摘两片柳叶替你做眉,掬一泓幽湖为你作眸,是我毕生的心愿。  
伊人,我深深的思念呀!来吧,踏一路秋水,来我精心构筑的情人岛居住,品茶,沐风,赏月,读一本关于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的大书。  
一篇题为《秋水伊人》的诗章业已打开,期待你到来共赏。

## 我家的胡椒园

■黄诒高

又是一年胡椒收获季!  
从县城一回到老家,我就迫不及待地挑起箩筐与爸妈一起向木屋岗的胡椒园走去。来到园子里,看着那一棵棵蓬蓬勃勃的胡椒树苗,抚摸着那一串串如绿翡翠般的胡椒,爸妈的面容像开了花一样。他们一边摘着胡椒,一边无边无际地聊着。聊着聊着,又聊起了胡椒园的点点滴滴。  
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,兄长正在读高中,我读初中,弟妹读小学,家庭负担比较重。每学期开学前,爸妈总要为我的读书奔波操劳一番,东借西凑,好不容易才把学杂费筹起来。  
有一户黎姓邻居,我们尊称他大公。他深知我爸妈待人诚实忠厚,善良勤俭,又看到我们兄弟几个从小有志气,用心读书,便热情地向我们伸出援手,借钱借物。不但这样,而且还想方设法帮助我家改变生产方式,增加经济收入。

那时,农村的经济结构正悄悄地发生变化,农业生产逐渐活起来。大公具有敏锐的经济目光,带领儿子儿媳开荒辟地,大胆地引种胡椒,成为村里第一个“胡椒户”。几年后,大公的胡椒喜获丰收,每年都增加一笔可观的胡椒收入,不久就盖起了“胡椒楼”。  
他有着一副热心肠,致富不忘身边人,主动找到我爸妈,引导我家种植胡椒。爸妈喜不自禁,却苦于没有胡椒种苗和生产经验。大公二话不说,吩咐儿子儿媳从自家的胡椒树苗上挑选出粗壮的枝茎剪割下来,送到我家,又以自己多年的生产实践,深入田地,耐心地指导我父母培育种苗。在大公一家的帮助下,我家第一年在那块叫做“木屋岗”的旱地上试种几十棵胡椒苗,大部分都成活了,成为村里第二个“胡椒户”。

爸妈一边请教,一边研究,慢慢积累了一些种植经验。一棵棵的胡椒苗缠绕在耸立的石柱上,长得比人还高;浓密的叶子青翠欲滴,原来的红薯地变成了郁郁葱葱的胡椒园,煞是好看!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不久,我家的胡椒也

开始开花结果了,产量从一开始的三四十斤,到后来的七八十斤几百斤,收入自然也是水涨船高,一年比一年多。这样一来,逐步解决了我们读书所需要的一部分学杂费,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。爸妈常常对人说,多亏了大公一家的无私帮助!

我们参加工作后,有了稳定的收入,生活有了保障。左邻右舍就常常跟我爸妈说,儿女有出息了,用不着再那么辛辛苦苦地耕田种地了。爸妈总是笑着回答大家,习惯了,不劳动反而不自在呢!这不,跟随四弟在外地生活的老妈,时常打电话给在家乡的老爸,念念不忘家里的那个胡椒园。尤其是每逢寒暑假或者“五一节”“国庆节”,从远处回来的老妈,不肯多休息一下就急匆匆扛起锄头,与老爸一起到胡椒园,除草,施肥……  
每年春节假期,我们回到老家,爸妈又带着全家人到胡椒园去闲逛。我们徜徉在园子里,呼吸着混杂了淡淡胡椒味的空气,拍着照,说着笑。胡椒园里荡漾着幸福的欢声笑语。

让爸妈更开心的是,他们也像邻居黎姓大公当初帮助我家一样,先后帮助或者带动了一部分父老乡亲发展胡椒生产,使大冲村成为胡椒生产基地,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。善良的老妈还要跟人家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,每年都要带一些胡椒到城里去,送给一些一起玩乐的朋友。

她跟人家说,自家生产的胡椒绿色环保,纯天然无污染,用它煲猪肚,味道一流,具有暖胃驱寒功效。一位阿姨吃到老妈送给她的胡椒,赞不绝口,利用春节假期,专门跟随老妈来到老家,参观让她觉得无比新鲜的胡椒园。  
这小小的胡椒,成了村里的一张经济名片,也成了人们增进感情的纽带!

……  
我津津有味地听着,百听不厌。我深深地感到,我手里摘下的,箩筐里盛满的,是乡亲的热心帮助,是爸妈的勤劳善良和对土地的一片深情!

## 香菜

■杨绍精

不管在北方还是南方,香菜都是餐桌上的“常客”。在粤西一带,它还是白切鸡这道粤菜必不可少的“标配”。

香菜,在乡下普遍叫芫荽,古称藜荽。早在汉武帝时期,张骞出使西域,就曾带回大批物种,其中就有大蒜、芹菜、胡萝卜、香菜等。那时西域为胡,所以,芫荽最初也叫胡荽。有书为证,《纲目》载:“张骞使西域,始得种归,故名胡荽,俗呼为藜荽……”另有述说:“胡荽,处处种之,八月下种……冬春采之,香美可食。”

现在,与大多数的年轻人说胡荽,他们或会摇头,不知其为何物。但说到芫荽,则家喻户晓,老少皆知。

作为大地上一普通植物,接受阳光雨露,花红天染,籽落生根,是最自然不过的事,可偏偏却被人类掠夺,当成了食物。因此,七荤八素的口腹之欲还有了挚爱与憎恶。至于香菜之味,爱者食之清香,憎者闻之奇臭。小时候,我也曾对它敬而远之,总觉得它有一股难闻的“猫蚤”味,俗称臭猫蚤,让人无法接受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有一好友送了个对象,但交往不久便分手了。后问其原因,居然是女方讨厌他吃香菜,还说这是不可饶恕的原则问题。

韭菜塞牙,状不美观。葱蒜养眼,吃后却留有口气。至于香菜,何罪之有?如今,依然有人诟病它的特殊气味,认为那不是香,倒是极其难闻的臭,令人讨厌。各人口味,我认为因人而异,久而久之,你又或会随时间的推移变得与之相知恨晚呢?如今的餐桌上,两片猪头肉夹一小撮香菜,或一块白切鸡搭配一些香菜,我大口大口嚼着,香得无以名状。还有,香菜末拌豆腐,和颜悦色,入口清爽。一碗羊肉汤,点缀些许碧绿的香菜末,色香味俱佳,令人胃口大开。

香菜,外形纤细而嫩绿,如同缩小版的香芹,散而得名独特。一棵棵小小的香菜,翠绿鲜活,散发着独特的清香。如今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品。平时烧菜出锅或炖汤上桌,香菜自

然是不可或缺的点缀,刚炒好的荤菜,锅里热气袅袅,如撒上一把香菜末,提鲜增香,还祛腥除膻,简直妙不可言,实是不可多得的“陪衬”。

吃碗牛腩面,或喝碗牛杂汤,碗里滚滚,碗面撒上一把碧绿的香菜葱花,用筷子慢慢从碗底将牛杂撬起,香菜葱花自然融入其中,顿时满屋生香,让人大快朵颐,喝得不亦乐乎!某次,我跟一吃货在“兰州拉面”店同桌喝羊杂汤,与之说起香菜,我问:“一碗羊杂汤,若不放香菜葱花或会如何?”他答:“不可相提并论,定会黯然神伤的。”

大地回春,地气升腾,乡间的菜园子里,应已开始深耕细作。作为农家子弟,自知香菜可以垄种,也可畦种。但其发芽生长缓慢,即使温度与湿度都非常适合,也要十几天才能长出土地。否则,因缺水或低温,二十几天出苗也属正常。刚出土的小苗,叶面平整,样子虚弱,不似长大后常见的形样。香菜分高棵与矮棵两种,高棵的长得茁壮,虽鲜嫩汁足,但滋味清淡;矮棵的则茎粗叶小,香味浓郁。一般乡间栽种的都是矮棵精品,因为吃的就是那个味。

一年四季,香菜味道最浓郁的时段要算深秋至隆冬。此时,经风霜冻过或野生的香菜,叶茎会变得紫红,味道最正经。今年春节期间,兄弟仨在自家厨房就香菜交流时,二弟说:“这种‘红脚鸡’别看它样子矮矮,但味道可口,香气也特别浓郁,是香菜中的极品!”我说:“严冬里,无论是在湖南保靖,还是广西玉林,当年,用这类香菜连根搭配猪肉边炒两三个,绝配!”  
古书有云:“苦瓜,其味甚苦,然杂他物煮之,他物弗苦,自苦而不以苦人,有君子之德焉。”苦瓜,君子菜也,因独守其味而得名。然而,我以为香菜应更具魅力,它是全力以赴的感染与同烹的其它菜,使之味道更加鲜美,更加浓郁,更具灵魂。

正是,一抹翠绿,一缕浓香,尽在一道美味佳肴之上!一盘菜肴,一桌美食,香菜总在角落里,只做最后的点缀。

## 水东湾畔海人家

■廖君

水东,一个古老地名。因水东湾、水东港而得名。

这里忠良街始于清朝顺治六年(1649年),有370多年历史,水东港启用清朝道光年间,最少也有200年。水东作为电白县城历史不长,但这一带城镇村落历史最少追溯到明清时期。  
作为电白县城、电白城区的主体,这里的街市巷陌、风土人情曾经多么熟悉。我在这座沿海城镇读书、工作、生活了14年,特别在水东湾西侧桥南路一带,海边人家生活深深影响我的人生。

2003年5月我离开电白县城到茂名城区工作,离开这一片土地19年。在疫情防控时期,我重新回到水东街道旧居,感慨万千。电白城区建设脱胎换骨,商贸繁荣,车水马龙,俨然沿海大都市的规模,现城区由水东街道、电海街道、陈村街道、高地街道、南海街道组成,当年的沿海集镇已经汇融一体。

最怀念还是进修学校一带,这里沿海村落集市,黎话声阵阵,摆卖土猪肉、人工粉皮的,新鲜的水东芥菜与红薯。刚刚耕海归来的渔民,笠筐中满是生动的跳鱼与虾蛄。因为水东湾的丰饶,一家人常常品尝到廉价而美味的好味道。

从卫星航拍地图发现,南中国海向大陆茂名地域延伸一个内湾,得天独厚,形成天然避风港湾。在水东湾的西侧,那曾是我熟悉的家园。准确说当年这里是城乡结合部,桥南路,镇西小学,进修学校,盐坭,那和,罗园,225乡道。三十年前这里民风彪悍,但村民热情好客。20世纪90年代,我在这里结婚成家,当年在水东湾大酒店举办婚礼,结婚车队经过泥泞不堪的桥南路,成为难忘的新政记忆。然而今天的桥南路焕然一新,结实的水泥路面,简直有天渊之别。当年这里有纯朴的海边人家,温暖的羊角李氏亲戚,热心的冯姨婆,敬业的吴医生,和安静的校园。

驱车进入桥南路,不经意拐入当年水东湾滩涂。迎来的是大片葱茏的红树林,当年开阔的海滩不见了。围建了许多庞大的现代楼盘,比如红树湾、君临外滩等。许多年前我们一家人经常在这里散步,虽是一片荒芜,但

有沙滩与苇草,风景怡人。不远处是化肥厂宿舍,水波潋滟。在桥南路,还有浓郁的沿海民间风情。每年元宵节,沿路市民在自家门前张灯结彩。各种花灯惟妙惟肖,红红的灯笼沿路排开,成为水东湾夜晚亮丽的景观。

在水东湾生活日子,有一段时期傍晚我守望在225乡道,等候打工归来女朋友。四周,总是匆匆赶海的人们。我陪着女朋友快速经过罗园村口,因为那里有一间阴森的棺材铺。20世纪90年代水东湾畔居然还有棺材铺,也是当年沿海农村落后的缩影。经过三十年,这一带文明新风落实到千家万户,如同桥南路巨大凤凰树绽放红火。旁边建造了茂名市人民医院水东湾分院,当年荒野之地,建造了现代医学科技之城。

继续驱车,我们进入城区闹市,还是那么熟悉的道路与地名。

西湖,东阳南街,水东市场,忠良街,解放街。难忘20世纪90年代,我骑着自行车每天穿行在海参行、骑楼街、澄波街、海滨路,这些路名都是大海味道。“光头佬”炒粉热腾腾的景象,特别是水东中心台的肉粽,曾有一天我吃了五条,成为那个年代富足的回味。

六年前志锋朋友邀请我一家人重返水东湾,专程渡海,上渔排钓鱼虾,煮饭围餐。上午的水东湾夏风凉爽,当年的水东湾淤泥堆积,但还有大片水域,造就参差的红树林与许多小湾区。我们的小机船欢快地掠过幽深的红树林,奔突奔突地朝向茫茫大海。良久,接近大洲岛的附近,孩子们开心地跳上渔排。渔排,现代人修建的集养殖、捕鱼和居住为一体的民居。大量的浮筒与结实的门墙,传统的置家帽子,墙壁上的渔民蓑衣。这里没有电力,只有古旧的马灯。孩子们统一穿着救生服,我们站在水东湾上钓鱼。当然只是一种心情,其实主人家准备了生猛的现货。时间过得飞快,午餐时间到了,来不及细细海上品茶,志锋端来了一大盆花蟹、虾蛄,还有各种杂鱼,全部地道盐水煮熟。还有白焯水东芥菜,黄豆芽,大米饭。我们在漂泊摇曳的渔排中,对着南中国海,大快吸食,这一顿饭难忘。  
过了许多年,听说由于水东湾大

量淤泥影响了发展,电白区政府、水东湾新城管理委员会大力推进改造。现在水东湾失去当年一方渔民置家风情,但蜕变变革,规范管理,真正成为国内独一无二的城市内海湾。壮观的水东湾大桥,风光旖旎的水东湾海洋公园,令人流连忘返。

今年冬天我带领全市劳动人事仲裁员回到电白城区封闭培训,在繁杂的城区道路中,居然迷路了。十多年前的海景湾大酒店已经被包围在城市森林当中,崭新的海滨跨海大桥令我惊喜。我要沿着漫长的海堤路,寻找桥南路的家。

海堤路真长。向东是陈村街道,向西是我回家的路。观鹭阁,一座伟岸的水利人文建筑,由著名书法家陈光宗题词。退潮后的水东湾展现广阔的海滩,波光潋滟,远不可及。沿着西岸走,只见万亩红树林景区,蔚然大观。经过东湖公园,电白一中旧校区,这是当年我短暂停留过地方,唯留骑楼街记忆。在海堤路与海滨路交汇处,来了一个完美的拐弯。忠良街,重新修建成电白城市名片,高大的门楼与油地码头倚角守望。油地码头,明末清初忠良街成为鱼获集散地,油地码头逐渐成形。水东港地处粤西黄金水道,当年客货轮船频繁进出水东湾,忠良街和油地码头食肆林立。“十里帆船依市立,万家灯火彻夜明”。现代由于航道较浅大船难以进出,油地码头逐渐荒废。但这些人文历史,为电白沿海城市文化注入丰富内涵。

驻立在油地码头。向北眺望,一片繁茂的高坡地有知名的电海中学,她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培育万千学子成才,那是我成长与感恩地方。回到水东湾西岸,只见这里白鹭翩跹,水鸟啁啾,红树林曲径通幽。经过西湖水间,又回桥南路。这一带仍有许多海边居民,我们似曾相识,一句黎话带满海的粗犷,家长里短,那么的亲切。大海包容的性情曾接纳我一家生活了许多年,他们质朴地帮助我一家体面地生活。难忘当年,置家婆娘在海滩找到我迷路的母亲,戴着置家斗笠,满脚泥泞,一路热心搀扶回家。

感恩水东湾畔的生活,喜见电白城区巨大变化。

## 大海纪念品(二章)

■蔡旭

被绳缆勒出的疤痕,刻着战天搏海的光荣。

习惯惊涛拍岸的人,要收藏意气风发的回忆。  
未见大风大浪的人,来欣赏有声有色的人生。

据说这些老船木家具,价钱很贵。这不奇怪。  
经过了惊涛骇浪的检验,它有了不同寻常的品格。

### 老桨

一把退休老船桨,冷落在墙角。

也曾有过光荣与梦想,也曾神采飞扬,激情澎湃,豪情满怀。

也曾战天斗浪,劈波斩浪,乘风破浪万里浪。

一切都过去了。没有人提起,自己也不提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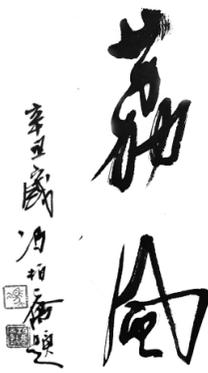
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了,什么狂风恶浪,惊涛骇浪都见过了。

它的心,已风平浪静。

对自己的一生,无怨,也无悔。



老船 ■柯丽云



## 初冬的雨

■严汝茂

一草一木,我想,这山,这水,这一草一木,在雨水冲洗过后必定会更加清晰。  
小镇的马路上,空荡荡的,行人很少,偶尔有一两辆车从身边驶过,扬起一路水花,刹车灯一闪,就消失在前面的拐弯处。繁华的路段也一改往日的热闹,除了轻轻的沙沙的雨声,在雨中显得异常的宁静,我打着伞走在回家的路上,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。一天一夜,干涸的土地,尽情地吮吸着雨水,马路上那些低洼的地方,已经开始积起了雨水,或深或浅,一丝丝的雨落在水面上泛起微微的涟漪,四周地面上的雨水也慢慢地一点点地汇过来,大有积小流以成江海之势,我驻足路边看了很久。路两旁早已没了往日的姹紫嫣红,香樟树和树下的花草,原来有些枯萎的样子,经雨一淋,来了精神,显得特别青翠。树叶上,草叶上挂满了透明圆润的雨珠,像是一串串的珍珠。“噗”的一声轻响,我感觉有什么东西落在雨伞上,我抬起头,透过半透明的伞布,依稀看见伞顶上一片树叶的轮廓,它被雨水打湿了,紧紧地贴在伞布上,我放低伞,伸手上去把它拿了下来。这叶子早已枯黄,或许它曾在春雨里苏醒,在春雨中发芽,在秋雨中成长,如今在冬雨中老

去,完成了它的使命。我把它轻轻地放在树下,让它化作春泥,它跟这场初冬的雨一样,大地是它最终的归宿。或许人生也是如此,从春走到夏,从秋走到冬,走着走着,就白头了。

有人喜欢春雨,因为它是万物复苏的号角;有人喜欢夏雨,因为它是降温消暑的前奏;有人喜欢秋雨,因为它丰收团圆的象征;但很少有人会喜欢冬雨,因为冬雨过后带来的是绵长的寒意。初冬的雨,细柔绵长,滋润大地,洗涤了尘埃,净化了空气,虽然不似春雨那般轻盈,不似夏雨那般热情,也不似秋雨那般喜庆,却也有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的精神。不同的人眼中,四季的雨似乎有着很大的差别,其实雨还是那雨,本质并无差别,它只是降落在不同的季节,这些不同的感受都是由人赋予,正所谓“以我观物,万物皆着我之色彩”,心境不同罢了。

走在雨中,心中再也没有一丝杂念,我伸出手试图握住它,它却悄悄地从指间滑走,如同白驹过隙,倏尔即逝。我看着手中一点点滑走的雨滴,感到一丝丝凉意,该知道冷了,或许从明天起要添衣了,我思忖着,猛一抬头,家,到了。